

<<一座塔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座塔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57343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57345

出版时间：2012-10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刘建东

页数：270

字数：226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座塔>>

内容概要

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下的华北平原上，一个叫做东清湾的小城被日军占领，东清湾最大的家族祠堂被日军占据为监狱，“我”的姥爷和二姥爷，在日军侵略面前，一个选择了建一座全城最高的塔，希望以一座塔的坚固留住一个家族；而另一个在与日军谈判受挫之后选择了躲避、隐匿。

“我”的舅舅们和姨妈们也因为大时局的动荡而走上不同的命运。

传奇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。

失去家族、失去祖国的家族子孙如梦游、如失声。

这是一座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城市；这是战役打响之前最深最黑的长夜。

作者简介

刘建东，1967年生，河北邯郸人。
中国作协会员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全家福》、《女人嗅》、《十八拍》，小说集《情感的刀锋》、《午夜狂奔》等。
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，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。
短篇小说《自行车》入选2001年度中国文学排行榜。
小说集《情感的刀锋》入选“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”丛书。

<<一座塔>>

书籍目录

引子

第一章

- 1.两个老人
- 2.母亲的爱情故事
- 3.声音
- 4.12岁的新娘
- 5.羞涩的男人
- 6.东清湾的姑娘们

第二章

- 7.身份
- 8.老杨
- 9.东清湾夜色
- 10.高高的山冈

第三章

- 11.塔高85米
- 12.突如其来的暗杀
- 13.塔端的老杨
- 14.平原勇士

第四章

- 15.东清湾之惑
- 16.恋爱中的女人
- 17.姜小红之死
- 18.夜奔
- 19.谢幕

第五章

- 20.生与死
- 21.闹花灯
- 22.游荡的灵魂
- 23.你
- 24.A城的节日
- 25.漂洋过海的两个人

第六章

- 26.东清湾的早晨

章节摘录

15. 东清湾之惑据1950年修订的县志记载,在1943年前后这一段时间里,东清湾村的青壮年(有少数女性),参加八路军的有九个,进入了A城绥靖军的有两人,而跟随张武备打游击的有六十八人,六十八人中,其中有六十四人死于最后的攻打A城的战斗。

参加八路军的九个人当中,有三个活到了解放后,其中一个后来做了A城的第一任的市长,直到文革时被迫害致死;另外一个死在了朝鲜战场,他的墓碑至今仍在朝鲜江原道平康郡;而另一个,跟随大部队南下,后来留在了大西南,做过西南军区某师的政委。

绥靖军中的两个人,在八路军攻打A城的战役中被击毙,他们的名字,没有人再提起过,他们的家人,在东清湾恢复声音后遭到了集体的镇压。

而另外的六十四人,他们葬在了一起,他们死于同一个时刻。

他们的灵魂,和一个叫做张武备的二十五岁的灵魂一起,仍然守候着东清湾,至今未变。

还有一些人,追随着平原上石匠们的脚印,投入了寻找一座山峰的队列中。

到底有多少人加入到了那个行列中,没有人知道。

他们到达过多少山峰,无人能够统计。

而那个山峰是不是被他们找到,也无人知晓。

1988年,几个来自上海的画家,深入到太行山区的腹地去写生,意外地发现了一座类似人形的山峰,远远的望去,山峰的顶端,隐约似一个人的脸,那张脸被浓密的树木掩盖着,不知经过了岁月的风霜。

他们历经艰险爬到了山顶,再下一个平台之上,他们才看到了一张脸,眼睛,鼻子和嘴,都有较为清晰的经过斧凿的痕迹。

据说,那是石匠们未完成的杰作。

而东清湾人直到2008年才组织全村的人去那里参观,位于大山深处的那座山仍然没有被唤醒,它仍旧沉睡在历史的尘埃中。

他们无法像那几位画家那样冒险走到雕像面前,他们透过茂密的森林,站在对面的山上,远远的看着那座处女一样的山峰,内心涌动着不可言喻的复杂的情绪。

没有人会去追究,那座雕像与现实中的张武备是否相似。

东清湾的后人们,他们也在猜测,一段早已尘封的历史。

丁昭珂曾经努力想要跟随石匠们去探究一下他们非同寻常的举动。

但是一旦要付诸实施,她才感觉到难度太大了,石匠们,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组织,他们的行为,没有规律可循,他们完全是凭着一腔的热情。

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天真的想法,她不知道哪一个石匠能够到达最后的山峰,她同样不知道,他们需要多久,才能找到那样一座山峰。

但是,当她返回A城时,她说到一个人,却引起了母亲张如清的注意。

一个同样去寻找山峰的一个人,石匠,或者根本就是为仅仅去寻找的一个人,他的样子酷似黄永年。

丁昭珂所说的那个人的体貌特征与黄永年毫无二致。

丁昭珂说,她当时还特意询问了一下那个年轻人,问他叫什么,家是哪里的,但那人笑而不答。

我母亲急于要去印证丁昭珂的说法,她向二哥张武厉借几匹战马和士兵,和她一起去追赶那个人。

这一次,张武厉倒是显得极为大度,他给了她一个五人的马队,他说,不消两天,你就能赶上那个人。

但是,当我母亲迫切地跃上马准备启程时,张武厉说,也许你的命运和那些石匠们一样。

她诧异地问二哥,什么命运?

张武厉说,虚幻,缥缈。

二哥的话并没有动摇母亲的决心,沿着丁昭珂所说的路线,他们星夜兼程,真的在第二天的傍晚时分赶上了那个年轻人。

年轻人因为长途跋涉,正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息,他看着一队人马风风火火地来到他的身边,突然停

<<一座塔>>

了下来。

我母亲只是看了那么一眼，就知道那个人不是黄永年，她失望的眼睛里有些湿润。

随同而来的一个班长抡起马鞭要抽打年轻人时，母亲制止了他。

那个失望的傍晚，母亲一句话也没说，都忘记了问那个年轻人的名字。

他们临走时，给酷似黄永年的年轻人留下了一匹马。

班长说：“你小子有福吧，就因为你这张嘴脸。”

母亲对黄永年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那一年的夏末，从东清湾日军监狱，跑出来一个人，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是二哥张武厉。

张武厉说：“是个中国人，姓黄，据说是两年前参与叛乱的一个学生。”

母亲的心里立即想到了黄永年，即使不是他，也能从那个学生身上得到一点什么消息吧。

在她的肯求下，张武厉才让她穿上军装，混进他的队伍里来到了东清湾，张武厉忧虑万分地说

：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也许他们要血洗东清湾。”

他们赶到时，东清湾已经被日本兵围得水泄不通。

同样来自A城的日本驻军独立步兵第二旅团的伊东正喜大佐，此时正骑在一头高头大马上，指挥若定

。那些耀眼的黄色的服装像是一棵棵耀武扬威的树，种在东清湾的四周。

张武厉告诫跟在他身边的妹妹张如清说：“寸步不离，知道吗，要和我寸步不离，否则没有人能保证你的安全。”

我的母亲，那个最小号的军装穿在她的身上，仍然显得有些宽大，她惊惧地看着满眼的黄色，愕然地点了点头。

那是冬天的东清湾，一些未知的命运在等待着它。

实际上，那是一次莫须有的搜捕行动。

因为在若干天之后，当我的母亲回到A城，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眠时，黄永年的形象仍然停留在几年前，他来自家参加父亲婚礼时的样子。

我母亲想要再深入地从记忆深处打捞他的形象时，她意外地发现，已经变得十分困难，黄永年，越来越像是一个符号。

而遥远的东清湾，似乎也已经归于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是恐惧，还在街巷里徘徊。

东清湾，衰败而死寂，军靴踏在地上的声音，异国的语言，使得母亲有种幻境之中的感觉。

透过压得低低的帽檐，母亲眼中的东清湾，令人心碎地颤栗着。

荷枪实弹的日军挨家挨户地搜索，想要找到他们所说的那个逃离监狱的黄姓男子。

除了深藏于内心的语言，东清湾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了，每家每户，几乎都是洞开的大门，搜查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。

对了，还有，还有张洪儒，已经两年隐匿于黑暗屋子中的老人，他终于不得不重见天日，不得不再次地面对这个让他愧对的东清湾了。

这是那次搜查的终点，他们停在了张家大院里。

伊东正喜与几个日本军官在窃窃私语，排成一行的日本兵把枪口对准了被钉得死死的石屋的房门。

母亲听到了枪栓拉动的声音，挨着她的张武厉上前几步，和伊东正喜低语着，伊东正喜的脸色像是被铁铲子拍过，毫无表情。

二哥无奈地退后几步，对着母亲眨了一下眼，摇了摇头。

伊东正喜举起了手中的马刀，此时，拥挤的院子里突然人影闪动，一个人跑到了石屋前，用弱小的身躯护住了石屋的门，母亲惊讶地看着她，她的堂妹张彩虹。

她把自己的身体摆成一个大字，毫无所惧地站在门前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没有一丝的恐惧。

张彩虹的举动让举起马刀的伊东正喜很烦躁，他不得不放下手臂，走到张彩虹面前，对她说了句什么，语言对于张彩虹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她站着那里一动也不动。

军官的声调提高了八度，但是他的声音对于东清湾的人来说，有点太吵了。

张彩虹仍旧无动于衷。

提马刀的日本军官的声音已经无法再升高了，他的声音在东清湾的上空停留得很短暂，尖锐而刺耳。

<<一座塔>>

张武厉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母亲看到了二哥脸上的表情，她想要上前去把堂妹拉到一边，可是她的手被二哥张武厉紧紧地攥住了。

二哥用目光阻止了她。

日本军官的脸都憋紫了，他终于失去了耐性，他退回来，再次举起了马刀，然后快速地落了下来。

有人发出了惊叫。

张彩虹被劈成了两半，她的脑袋和整个上半身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把石屋的门染成了暗红色。

她的两半身体，慢慢地萎顿下来，像是两件什么硬硬的东西掉到了地上。

然后才是枪声，才是大门被打成稀烂的景象。

大门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枪眼。

枪声停止后，满身疮伤的门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突然一下子散开了，一个黑洞洞的世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

那之后的世界对我的母亲来说，是红色的。

她看到的一切，村庄，天空，树木，人，都是红色的。

那是张彩虹的血，是她的血把母亲的世界染红了。

张彩虹的血，不仅把母亲的世界染红了，东清湾，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，都被那碎裂的红色所浸染着，就是二姥爷张洪儒，当他从被打破的门里走出来时，仿佛，莫测的黑暗还披在他的身上，他的身上也是红色的。

他衣服的前襟，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红色。

时隔两年，张洪儒仿佛出了一趟远门，他像是刚刚跋涉了很远的距离才回到了家乡，他站在门口，目光中满是茫然。

他声音宏亮地问：“谁打扰了我？”

院子里突然安静了一会儿，张彩妮的尖叫声也顿然消失了，我的母亲，张武厉，他们都把惊奇的目光投在了老人的脸上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那张他们曾经熟悉的脸上，如今，那不是一张老人的脸，而是一张令他们完全感到震惊而陌生的脸，头发乌黑，面色红润，目光如炬，比他的兄弟张洪庭要年轻十几岁。

有很多人想起了他把自己关在石屋前的样子，怯懦，苍老。

我母亲张了张嘴，想要喊出“叔叔”那两个字，却没有发出来。

那时，日本兵在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后已经悄悄地撤离了，院子里重新变得空旷了许多，张武厉也怀揣着对叔父的面貌的疑问，带领队伍返回了，我的母亲留在那里，她甚至忘记了脱下自己身上那套宽大的军服。

张洪儒，他年轻的面庞留给大家的疑问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，如今，时间不允许东清湾过度地沉迷于此，还有更多的情感使他们变得慌乱和仓促。

张彩虹的死，让悲伤占据了太多的空间。

他们扑到了她的身边，暂时忘掉了一个老人相貌的变化，至于张洪儒是什么时候重新返回到石屋内的，至于他看到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

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来看望了张彩虹，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朵蒲公英，他们把它放在她的身体上，她被分成两半的身体，被厚厚的衣服包裹着，她的身上，被蒲公英覆盖着，像是夏季美丽的田野。

张彩虹，躺在堂屋的一块床板上，她的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棉被，两半的脸被擦洗得很干净，张彩妮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，可是她的两半脸，仍然无法正确地拼接到一起，有些错落。

两边的嘴角都保持着上翘的姿势，像是一副知足安乐的模样的张彩妮，屡次想要把妹妹的嘴角抹平了，可没有办到。

村里人觉得，棉被下面的张彩虹，在蒲公英的映衬下，娇艳而美丽，像是一个仙女。

三天之后的葬礼，没有如期举行，因为在那天夜里，张彩虹消失不见了。

具体的时间可能永远是一个迷，大约是午夜时分，我的母亲发现床板上的薄被子塌了下去。

她刚刚从一个梦境里醒来，梦里她看到了黄永年，他一会儿穿着日本兵的军服，端着机枪在扫射，他的脸上都是血，像是张彩虹身上绽开的血一样；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以前的模样，他对我母亲说，我爱革命。

<<一座塔>>

她冲到床板前，用手摸了摸，然后尖声叫道：“彩妮姐，彩妮姐。”

张彩妮从身边缓缓地坐起来，她看着空空的床板，幽幽地说：“我看到她走了。”

母亲着急地问：“她去哪儿？”

她怎么会走呢？

张彩妮摇摇头，“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。”

她把花儿都带走了，她是笑着走的。

按张彩妮的说法，她看到分成两半的张彩虹身披满身的蒲公英轻轻地飘了出去，蒲公英蓝莹莹，亮闪闪的，照着她的脸晶莹剔透。

她是飞在半空中的，她的身体像蒲公英一样轻柔。

她还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姐姐，向她招了招手。

一到院子里，蒲公英就随风飘逝，飞向空中。

张彩妮说，她分成两半的身体，一前一后，一左一右，一只手向姐姐招手，另一只做着同样的动作。

她像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，又像是一个人。

张彩妮若有所思，“她可能变成了蒲公英，也让风吹走了。”

我母亲回头再注意一下昏暗油灯下的床板，张彩妮说的一点也没错，满满一床板的蒲公英竟然一朵也不见了。

我的母亲，不禁吸了一口凉气，她看着空空的床板，再看看悲伤的张彩妮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。

那个匪夷所思的夜晚，那个充满了蒲公英而又化为乌有的夜晚，悲伤似乎充满着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它并不存在于人们的哭号之中，寂静和无声使张彩虹的消失似乎顺理成章。

下半夜的母亲，再也无法入眠。

她的脑子里，满是张彩虹的形象，她的形象突然之间就发生了变化，以前的那个羞涩而胆怯的姑娘，此时变成了两半人，两半人飘飘忽忽，一会儿是半张脸，一会儿又是毛茸茸的蒲公英。

关于张彩虹的神奇离去，还有两个说法需要补充一下，一是我的二姥爷张洪儒把她藏到了自己的石屋里，但是这个理由并不充分，因为当两年后他从石屋中走出来时，屋子里除了他头脑中子虚乌有的想法，空荡荡的；二是她的哥哥，游击队长张武备，在那个夜晚悄悄骑马返回了东清湾，用马载着妹妹离去，把她埋藏在了他曾经杀死过日本兵的地方。

这个说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是因为在不久后的未来，伊东正喜大佐被发现死在他自己的床上。

死亡的方式与张彩虹的一模一样，刀砍，他被劈成了两半，鲜血染红了整张床。

伊东正喜大佐的军刀，悬挂在床头，已经凝住的血把锋利的刀刃包裹住，看上去，军刀，像是一个玩具。

A城的警报声一直持续到天明。

日军、伪军、警察全部出动，他们几乎把A城翻了个底朝天，但是仍旧一无所获，寻找不到刺客的影子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刺杀伊东的人是如何躲过了日军宪兵队重重的关卡的。

伊东神秘的死亡被记在了张武备的身上，这给他传奇式的故事又增加了浓浓的一笔。

这次在A城的传说把他形容成了一个会隐形、会飞檐走壁的侠客。

但是，张彩虹化成了蒲公英，这一说法渐渐地被大家所认可，因此，在我的家乡东清湾，蒲公英似乎特别地茂盛，在田野之中摇曳生姿，即使它的种子漫天飞舞，它也会留恋这块地方，他们说，那是因为张彩虹是蒲公英仙子，她不愿意到别处去。

在张彩虹化蒲公英而去的那个晚上，二姥爷张洪儒的石屋重新关上了，他变得年轻的面庞和身躯，只是短暂地出现在人们痛苦的回忆之中，而张武厉在返回A城的途中，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，是什么使年迈的叔父返老还童呢？

当他把看到的讲给自己的父亲说时，张洪庭一口断定，他自己的兄弟，在那个黑黑的屋子里研制什么返老还童丹。

张武厉并不认可父亲的猜忌，他说，那是因为他把混乱的世界挡在了外面，心中没有了仇恨，没有了情感，心无旁骛，所以他才可以躲避衰老。

<<一座塔>>

“胡扯。

“姥爷说，一派胡言。

除非他死了。

“张武通若有所思地说：‘爹。

你不要不相信二弟的话，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。

就像您说的那样，他把自己关在石屋子里，不见人，不见阳光，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自己无关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真的是死了。

如果他死了，当然他不会变老。

“姥爷愤恨地说：‘真是无聊透顶，愚腐至极。

“实际上，关于我的二姥爷张洪儒如何变得年轻在东清湾一直是一个禁忌。

张彩虹被刀劈的那天，张洪儒的意外现身，他变得年轻的模样，就像他本人一样，深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，没有人去思考和讨论这样的问题，这仅仅是两年，三年，四年，十年呢，他会变成什么样？

一个少年，或者婴儿吗？

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。

东清湾，不需要答案。

他们需要什么呢？

我母亲张如清离开东清湾时，是一个微风吹拂的午后，一朵蒲公英一直在跟随着她，在她的身前身后轻盈地舞蹈，母亲说，彩虹，如果你真的是彩虹，就请你替我把黄永年找回来。

蒲公英，突然间告别了缠绵的舞蹈，直飞向空中，转眼间就不见了。

母亲叹了口气，她不知道，她的寻找是不是还有意义。

……

<<一座塔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一座塔，既是小说的独特结构，也是人心的潜在图例，更是家国沉重而不倒的隐喻。作为沧桑人世的物象，它矗立在历经战乱灾祸的大平原；作为刻骨铭心的文本，它定将不可摇撼地嵌入中国文学史。

——施战军（著名评论家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）

<<一座塔>>

编辑推荐

死亡做注脚的年代，日军践踏下的华北。

一部抗日战争中的家族兴衰史！

一幅历史抉择下的人性解剖图！

这是黎明之前的黑暗、无声之中的呐喊，当家国破碎，每个人的内心就是战场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